

主编 王 杰

# 马克思主义美学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 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第

10

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名誉主编 刘纲纪  
主 编 王 杰  
副主编 汪正龙  
张 亮

# 马克思主义美学 研究

第 10 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0辑/王杰主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6

ISBN 978 - 7 - 80211 - 450 - 0

I. 马...

II. 王...

III. 马克思主义美学 - 研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5163 号

##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0辑

---

出 版 人 和 龔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66509352(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 卷 首 语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0辑顺利出版了。10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过去的9辑里，本刊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介绍和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化等方面作了一些推动，在关于“美的规律”的探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研究，关于实践美学的研究，关于审美人类学的研究，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介绍和研究等方面刊发了一些有影响的文章，我们衷心地感谢各位作者和读者对本刊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全国乃至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者们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我们愿为大家搭建一个深入研究、坦诚对话和学术争论的园地和平台。

在这一辑里，美国著名学者德里克·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英国著名学者托尼·本内特为本刊提供了专稿。我们希望今后逐渐增加国外学者论文的分量。早在10多年前，本刊创刊伊始，刘纲纪教授就提出将本刊办成国际化杂志的设想，不同国家的学者用母语在本刊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相互交流和对话，我们将努力工作，争取在下一个10年逐渐接近这个目标。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中国的现代革命史有精辟

的研究,同时他也是现代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全球化和后殖民理论的研究对当代西方思想界以及中国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应本刊之约,德里克发来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所遭遇到的来自各方面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必须正视并回应这些挑战,对自身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调整的观点,并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实用性进行肯定和重新定位。这些观点无疑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启发。当然,德里克站在西方的语境中看待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其看法不一定全部符合实际情况,这就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带着批判和辩证的眼光,进行审视辨别。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在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被伊格尔顿称为“近几十年来欧洲最令人敬畏和最富有才华的精神分析(实际上是大众文化)理论的解释者”。在本刊刊发的这篇译文中,齐泽克结合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希区柯克的电影进行精辟、独到的阐释,同时又通过对大众文化的解读阐发自己的理论观点,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理论和大众文化研究熔于一炉,充分体现了他的原创性和挑战性的理论个性。齐泽克的学术观点有时过于偏激,西方学术界对此也不乏批评意见,我们在引介和阅读时也要持批判的态度。本尼特从大众小说的角度入手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他们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值得重视。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方面我们在这一辑组织了两个专栏,分别刊发了关于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美学思想以及关于德里达与马克思的关系的研究的论文。陈晓明的论文在国际化的视野中思考了德里达与马克思的有趣关系,盛宁的论文是他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学术前沿”讲座上的演讲稿,从一个角度谈了德里达的价值。对于中国学术研究来说,思辨和纯学理上的研究的确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方面的研究目前相对薄弱。在关于本雅明和阿多诺美学思想研究的专栏里,德国艺术学院档案馆布莱希特档案所所长艾德穆特·维茨斯拉依据翔实的第一手文献,对布莱希特眼中的本雅明进行了权威揭示,这对我们消除关于前两者关系的一些流传已久的偏见很有裨益,田明的论文以技术为视角对本雅明的审美经验理论进行了再考察,方德生的论文对阿多诺早期音乐社会学思想进行了具有补白性质的研究,彭锋的论文是对阿多诺《美学理论》中自然美学说的专门阐释,同样都是对阿多诺美学理论的实质的探寻,凌海衡的论文在与哈贝马斯的批判对话中重新思考了它的解放旨趣,而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杨忠斌的论文则更多地回到了它赖以形成的历史语境。

本刊十分重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和阐释,在这个栏目中我们编发了一组关于文艺美学研究的论文。杜书瀛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艺术位置》从马克思关于“物质实践掌握”、“精神掌握”、“精神实践掌握”三种掌握世界的方式出发,将艺术归结精神实践的活动,来界定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艺术位置。

包忠文的论文《鲁迅思想艺术的现实可能性》就鲁迅如何在中外、古今文化艺术冲突中走民族化、现代化相融合的文艺道路问题,鲁迅关于人、社会、文明的改造的构想等方面论述了鲁迅思想的现代性内涵。刘悦笛的《马克思的“生活美学”》认为,马克思始终以“审美精神”为终极关怀,另一方面他又以“生活实践”为现实基础,包含了“生活美学”的建设向度,正是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美学与20世纪西方美学如存在主义美学、分析美学与实用主义美学的沟通环节。在我们看来,文艺美学作为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一种形式。在近10余年的理论发展中,文艺美学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美学的主导形态,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马龙潜和高迎刚博士关于“和谐论美学”的对话,对周来祥以“和谐”为核心概念的文艺美学思想的形成及其意义作了某种阐发。这一辑在基本理论研究栏目中还继续刊发了若干关于艺术(审美)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论文,其中陈吉猛的论文《意识形态的双重视域》区分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学视域和知识学视域,认为两者是交叉、融合的关系,一个是对意识形态的纵解剖,另一个是对意识形态的横解剖。这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提供了新的角度。

在这一辑本刊继续刊发审美人类学研究的论文和学术对话。向丽关于审美制度研究的论文是很有建设性的研究,希望引起关注。本刊十分欢迎用现代人文科学方法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的论文,敬请学术界同仁关注并积极参与。

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8辑中已经脱销的五辑得以重印,需要配齐本刊的单位和个人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中央编译出版社联系,也可与本刊编辑部联系邮购。

写完《卷首语》已经是农历丁亥年除夕的清晨,在淡淡的晨雾中可以看到窗外的许多植物已经吐出新绿,昨天在校园中看到迎春花已经开了,回想《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10年来走过的艰苦历程,不禁回想起路易·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序言》中那些著名的话。本刊愿意继续努力,在下一个10年中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春天而勤奋耕耘。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

2007年2月17日

# 目 录

1

目

录

## ○马克思主义美学基本理论

刘纲纪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

1

阿里夫·德里克

当前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  
(许娇娜译 柏敬泽校)

24

保尔·德曼

康德的物质主义(昂智慧译)

38

黄海澄

艺术、宗教与哲学

——兼说“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

48

冯宪光

托洛茨基的政治学文艺思想

58

陈吉猛

意识形态的二重视域

75

## ○马克思美学的当代阐释·文艺美学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

|                             |     |
|-----------------------------|-----|
| 聂振斌                         |     |
| 当前文艺美学所面临的问题                | 85  |
| 杜书瀛                         |     |
| 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的艺术位置               | 95  |
| 包忠文 屈伯俊                     |     |
| 略论鲁迅思想艺术的现实可能性              | 109 |
| 马龙潜 高迎刚                     |     |
| 论周来祥“和谐”的审美和社会理想            |     |
| ——关于“和谐论美学”的对话              | 116 |
| 斯拉沃热·齐泽克                    |     |
| 在他大胆的凝视中,我的伤害被大写(许娇娜译 柏敬泽校) | 126 |
| 韩雪临                         |     |
| 百年孤独:反现代性的主体建构              |     |
| ——论五四前鲁迅对科学与民主的认识           | 141 |
| 刘悦笛                         |     |
| 马克思的“生活美学”                  |     |
| ——兼与维特根斯坦、杜威比较              | 152 |
| 维塞尔                         |     |
| 马克思的反讽哲学及其美学实质(陈开华译)        | 161 |
| ○审美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                |     |
| 王杰 尹庆红 向丽                   |     |
| 问题与方法                       |     |
| ——审美人类学三人谈                  | 175 |
| 傅其林                         |     |
| 巴赫金的审美人类学思想论                | 189 |
| 向丽                          |     |
| 审美人类学视野中的“变形”问题研究           | 199 |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
| 盛宁                          |     |
| 思辨的愉悦                       |     |
|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启示之二              | 211 |
| 陈晓明                         |     |
| 幽灵学与异质性的马克思精神               |     |
| ——对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一种解读         | 227 |
| 托尼·本内特                      |     |
| 博物馆的政治合理性                   | 250 |

|                        |     |
|------------------------|-----|
| 杨忠斌                    |     |
| 阿多诺的艺术真理论              | 264 |
| 舒也                     |     |
| 两个布莱希特：马克思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双重纠结 |     |
| ——兼论布莱希特美学问题           | 277 |
| 凌海衡                    |     |
| 作为解放实践之典范的现代艺术         |     |
| ——哈贝马斯之后重读阿多诺美学        | 295 |
| 彭锋                     |     |
| 阿多诺论自然美                | 308 |
| 方德生                    |     |
| 阿多诺音乐社会学的纲领性文件         |     |
| ——《论音乐的社会情境》的主题分析      | 318 |
| 田明                     |     |
| 论技术与光韵之间的张力            |     |
| ——对本雅明重建审美经验的思考        | 330 |
| 艾德穆特·维茨斯拉              |     |
| 布莱希特论本雅明(吴勇立译)         | 340 |
| 约稿启事                   | 356 |
|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投稿格式        | 357 |

# 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

■ 刘纲纪\*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武汉 430072

本文大略讲一下目前我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发展的思考,以供参考,并以此纪念《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创办 10 周年。

讲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的发展,必然要牵涉到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这个问题的看法。对此,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各种不同的看法完全可以共存,以保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多元开放的势态,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周易·系辞下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只有通过“殊途”、“百虑”,才能真正达到“同归”、“一致”。但“同归”、“一致”又只能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断地从“殊途”、“百虑”达到“同归”、“一致”,是一个永远不会完结的历史过程。我们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对各种问题的探讨、思考、解决的途径与方式上又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通过不同观点的讨论、比较,最后达至某种最接近于客观实际的共识。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具有两个直接相联的特点:第一,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为理论基础的。在这意义上,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美学。这些年来常被一些人称之

\* 刘纲纪,男,1933年生,贵州省普定县人,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

为“实践美学”。从字面的含义看,这一称谓是不准确的、模糊的,易于引起误解。第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及其实现不能分离的。“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就可以清楚看出,马克思在此书中多处涉及和讨论了美学问题,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下人的本质的异化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作的美学论证。不可能设想,没有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还会有马克思主义的美学。”<sup>[14](P.14)</sup>

依据上述看法,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发展的考察要充分注意两个方面。首先,要具体深入地考察当代世界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怎样影响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从而又怎样影响到美学,在美学上提出了哪些需要加以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表现在审美与艺术现象上的,因此又必须去对这些现象作尽可能具体的、实证的考察。其次,还要具体深入地考察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状况与趋势在美学上提出了哪些需要加以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样表现在必须去进行尽可能具体、实证考察的各种审美与艺术现象上的。在考察这些现象时,还要充分注意到如邓小平理论所深刻指出的,我国只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主义最终的完全实现,这将经历一个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审美与艺术现象深深带有历史的二重性,积极的、应予肯定的东西和消极的、应予否定的东西往往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美学对于这些现象的分析应当采取彻底的历史辩证法的态度,而不是绝对化的、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此外,上述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对西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下各种审美与艺术现象,我认为也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高度上,并采取彻底的历史辩证法的态度去作出分析,这样才能真正看清它的实质。

## 二

从西方来看,在德国古典美学之后,西方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大时期。一个是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现代”时期,另一个是从20世纪中期以来到现在的“后现代”时期。我们要考察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当代的发展,不能不对这两个时期的美学作一个大致的回顾。

1790年,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的第一部分中,从先验唯心主义哲学理论构架出发,提出美是由“实践理性”所决定的、人的超感性的“自由”在具有经验必然性的、感性的自然界中的实现。简单地说,美是人的超感性的“自由”与感性的自然界的统一。在西方美学史上,这是寻求美与艺术的本质的思考途径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化。康德之后,席勒、谢林、黑格尔等人都是循着康德

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以不同的方式去说明“自由”与“自然”(必然)的统一,由此说明美与艺术的本质。到了19世纪后期,从叔本华到尼采,再到尼采之后的众多美学家,都仍然把审美与艺术活动看做是人的自由的感性的实现。但人的自由不再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由超感性的“实践理性”决定的,也不是由其他意义上的“理性”决定的,而是由非理性的、或不是非理性的但与理性活动根本不同的生命、欲望、意志、直观、情感、体验、表现的活动决定的,是从这些活动中感性地呈现出来的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西方现代美学诸流派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不外是要通过审美与艺术活动去克服由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以达到人的自由。这一点鲜明地表现在尼采所说过的一句话中:“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sup>[7](P.105)</sup>但由于西方现代美学家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下人的本质的异化是从何而来的,更不可能懂得只有在马克思所说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本质的异化才能真正消除,因此他们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对立物——审美与艺术的思考就必然陷入种种超现实、超历史的哲学、美学幻想之中。尽管我充分承认,在这种幻想中也包含了对审美与艺术特征的若干有理论价值的分析。

马克思比叔本华小10岁,比尼采大26岁,与叔本华、尼采先后同时代。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与美学。因此,马克思也是从人的“自由”与“自然”(必然)的统一出发来解决美与艺术的本质问题的。但这种解决既不同于康德、黑格尔美学的解决,也不同于叔本华、尼采及其后西方现代美学诸流派的解决。它是以马克思于1843年开始创建的,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正因为找到了过去任何思想流派都不可能认识到的这个新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的自由的本质及其感性的实现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会引起人的自由的本质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将如何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克服并归于消灭。这样,马克思也就第一次从根本上使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实现了人类美学史上的革命。

马克思的上述思想,最初集中地表现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一书中。这本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地,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最重要的经典文本。在这本书中,马克思对人的自由的本质的说明,就包含在对一个人的可见、最明白不过的事实——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劳动的分析之中。首先,马克思指出,人类为了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劳动不能脱离物质的自然界和人自身的感性生命的活动。这种活动不同于动物那种本能的无意识的活动,而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类生产和创造他自身生活的活动。这就是马克思说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第一原理。其次,马克思指出,人的劳动不是由单个的、孤立的人进行的活动,而是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人们共同进行的活动,每一个人的劳动既是对自己的生活的肯定,同时也是对他人的生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4

活的肯定,这就是由人的劳动而来的人的社会本质。人的本质之所以是自由的与人的社会本质不能分离,是人的社会本质在每一个体生活中的表现。这是马克思说明人的本质是自由的第二原理。总起来看,人的本质之所以是自由的,根源于人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进行的劳动,它既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又是体现了人的社会性或人的社会本质的活动,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这种自由同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分不开,并且是从人类劳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和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的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发展不能分离。马克思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1](P.92)</sup>

马克思通过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分析科学地说明了自由是人的本质。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反复使用的“人的本质”这一基本概念的含义,不同于在他之前、与他同时或在他之后的其他各种哲学使用的这一概念的含义。它指的就是由人类劳动的本质而来的人与动物相区分的自由的本质。马克思在正面的肯定的意义上多次使用的“人的”、“社会的”等修饰语,也不能从一般字面上的意义去理解,它指的就是具有不同于动物的自由的本质或与人的自由的本质不能分离的社会的本质的人。此外,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不是纯粹抽象的概念,而是与现实的人所具有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愿望、活动、爱”等等不能分离的。<sup>[1](P.85)</sup> 马克思历史地、现实地、科学地解决了人的自由的本质问题,他也就历史地、现实地、科学地解决了康德美学首次提出的美是人的“自由”与“自然”(必然)的统一问题。在康德那里,人的“自由”是由“实践理性”决定的、超感性的东西,这种超感性的“自由”在感性世界或感官世界中的实现则是由主体的审美意识活动决定的,也就是主体所具有的“审美判断力”的表现与产物。在马克思这里,人的“自由”是由与动物活动不同的人的劳动的历史发展感性现实地决定的东西。因此,美作为人的“自由”在感性世界中的实现也是由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整个实践活动所决定的。用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反复谈到的说法来讲,美就是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产物和结果。通过劳动、实践,一方面,客体成为人的自由的本质的对象化,也就是成为人的自由的感性的实现,从而成为‘美’的对象;另一方面,在主体对客体的感觉中产生出审美的感觉,也就是由于直观到人的自由获得了感性的实现而产生出来的,能成为人的享受的精神感觉。马克思说:“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sup>[1](P.87)</sup> 这种“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感觉”,就是由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对象世界”对人的自由的感性现实的肯定产生的感觉,即审美的感觉。这是自鲍姆加登于1750年创立作为“感性学”(Aesthetica)的美学以来,所有的美学家都未能认识到的。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把这个“感性学”放到了人类劳动、实践的现实的、历史发展基础之上,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

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sup>[1]</sup>(P. 87)

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商品的生产与交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引起了人的劳动的异化,从而又引起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劳动从人区别于动物,体现了人的社会的本质的自由活动变成了工人借以谋生、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由劳动的异化引起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又引起了人对世界的感觉的异化,其中也包含了人对世界的审美感觉的异化。对于被异化了的人来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直接地拥有、占有和使用时才才是我的对象。“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受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但这又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下人已不再有任何审美感觉,而是说这种感觉采取了与人的劳动、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人的感性现实的生活相异化的形式。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哲学家、美学家由于认识不到人的本质的异化产生的现实根源,也就找不到消除它的现实道路,这就使他们只能从精神、意识的活动中去找寻消除人的本质和异化的道路。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尔哲学时已经指出,黑格尔把“人的本质”看做就是“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异化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消除了“自我意识”的异化就等于消除了人的本质的异化。<sup>[1]</sup>(PP. 102—103) 黑格尔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家、美学家同样把人的本质看做是由意识或自我意识所决定的,并由之出发去找寻克服人的本质的异化的道路。尽管他们对此的看法和黑格尔的看法相比较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彼此之间的看法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如前已指出,从康德到黑格尔和黑格尔之后的西方现代美学家,都把人的审美与艺术活动看做是克服人的本质的异化,达到人的自由的十分重要的途径或方式。这既是由于审美与艺术和人的想象、幻想、情感表现直接相连,能够在意识的活动中超越被异化了的人的现实生活,同时也因为审美与艺术活动具有康德曾作过详细说明的“超功利”的重要特征。但是,由于人的劳动的异化和由之产生的人的本质的异化,西方现代美学家当然认识不到审美与艺术中人的想象、幻想、情感的表现是由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的现实生活所决定的,“超功利”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物质生产的发展使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不断得到提高,超越了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满足的结果。因此,西方现代美学诸流派都无一例外地否定马克思的《手稿》所提出的这个引起了美学史的大革命的根本观点:人类的劳动、实践是美与艺术产生发展的终极的、最后的根源。因为在人的劳动处于高度异化的状态下,在西方现代美学家不可能越出资本主义的历史视野去观察美与艺术的情况下,马克思的这个根本观点当然就是不可思议的。直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否认这一观点,包括中国上世纪90年代产生的“后实践美学”也坚决拒斥和否认这一观点。这是一种需要研究说明的现象。

马克思在《手稿》中,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必然引起人的本质的异化;另一方面又指出这种异化并不仅仅具有纯然消极的、否定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6

相反,它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消灭人的本质的异化所必需的“中介”。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虽然带来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同时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发展,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而消灭人的本质的异化成为可能。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简单的抛弃或否定,而是对它的辩证的、积极的“扬弃”,并且批判了原始的粗陋的共产主义对私有制的否定,指出它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超越私有制财产的水平,甚至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状态的倒退”。<sup>[1](PP.79-80)</sup>这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彻底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应用,也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所在。马克思指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sup>[1](P.82)</sup>对私有财产的“扬弃”绝不仅仅是在思想上“扬弃”,而“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sup>[1](P.128)</sup>只有通过这种以“经济的运动”为基础的“行动”,才能真正“扬弃”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

通过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科学分析,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sup>[1](P.120)</sup>“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sup>[1](P.81)</sup>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美看做是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是和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直接相连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下,美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才能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和实现。从美学来说,尽管今天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还将经历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指出的“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sup>[1](P.128)</sup>但只有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及其实现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美学才能成为一门现实的、与人类历史的具体发展相一致的科学的。相反,一切局限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视野之内,认为资本主义将万古长存的美学,必将是一种处于异化状态下的人的美学,因而是一种充满了形形色色非历史、非现实的幻想的美学。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的异化尚未消除之前,这种美学必然存在,并将不断用各种各样非历史、非现实的幻想去编织它的理论。但在这些理论中,也可能包含有某些被片面夸大的合理的、深刻的东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必须时时关注并批判地予以考察的。

### 三

大致在20世纪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西方一些学者所说的“后现

代”或“后工业”时期。这是美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我们要考察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就不能不考察这一时期。

依照我的看法,这一时期就是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中作过详细考察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期过去之后,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的时期。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的“资本章”第二编中分析“固定资本”的发展时,已经相当清晰地预见到了这个时期的到来,把它看做是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并不断被应用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手稿》中作了详细分析的,由劳动的异化所引起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仍然存在,但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第一,从19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资关系日趋缓和。之后,又由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建立,大幅度缓和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西欧和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期提出的,通过无产阶级武装起义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不可能。第二,信息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使得资本的增殖、利润的多少,不再取决于工人直接劳动时间的长短、劳动的强度和资本家雇用工人的数量,而取决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及在生产中的应用。因此,工人(包含“白领”和“蓝领”工人)就业的竞争性增加了,就业的流动性、不稳定性、短暂性也增加了。一切跟不上科技创新步伐的工人必然被淘汰。第三,信息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方式,从而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过去那种由众多的人集中在同一场地,用人手去开和操纵机器,按照严格的纪律集体进行的劳动,转变为每一个人按照一定的计划和程序,坐在电子计算机前进行的劳动。即使人们在空间上相隔万里,也不会妨碍劳动的进行。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不是仅仅取决于他的体力的支出,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智力的运用与发展,即他对最新科技的掌握与运用的熟练程度,劳动的个体化,再加上前述个人就业的流动性、不稳定性,产生了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所说的“个人化社会”。如鲍曼说:“个体有权保持差异,可以随意选择自己获得幸福和适当生活方式的模式”,但“不再有老大哥关注着你”,“不再有伟大的领路人来告诉你该做什么,来减轻你为自己的行为的结果所需要担负的责任”。<sup>[10](P.127)</sup>由此而产生的是“人类联系、团体和合作关系的日趋淡化、萎缩、分崩离析和最终瓦解”。<sup>[10](P.200)</sup>第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显著缩短,自由时间相应增加。再加上人数众多的工人这一群体和19世纪的工人相比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于是社会的消费需求不断扩大、上升,使“后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借助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更新来推动生产发展的“消费社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地分析了生产与消费辩证的相互作用,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sup>[3](P.9)</sup>这一点,在西方的“后现代”社会中最为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大致上明白了什么是“后现代”社会,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后现代”在美学上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或它是怎样来看待审美与艺术问题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将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整个西方现代美学都是建立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理性”和“自由”这两个不能分离的概念之上的。这两个看来是由纯粹哲学思辨得出的概念,实际上有它得以存在和通行的实际基础,因为它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紧密相连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理性”,就是肯定和保障资本主义社会下哲学(包含伦理学与美学)、科学(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制定与执行的绝对合理性的理论支柱;所谓“自由”,就是肯定和保障资本主义社会下商品生产与交换按价值规律运行的“自由”的理论支柱,一切所谓“个人自由”实际上都不能超出这种“自由”。由于“理性”与“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有其不可撼动的现实基础,所以除了已经科学地预见到资本主义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的马克思主义之外,自叔本华以来,一切思想流派对“理性”与“自由”的最激烈的批判都不能真正撼动它,都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视野内对“理性”与“自由”所作的各种哲学幻想。由于无法真正推倒“理性”与“自由”,所以西方现代美学实际上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下被异化了的人的存在出发,并把审美与艺术活动看做通向那个克服了异化、但仅仅存在于哲学幻想中的人的自由的道路。到了“后现代”,由于社会不断趋于“个体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多次讲到的“人的社会的本质”遭到了比过去机器大工业时代(也就是所谓的“现代”)更为强烈的消解,个体生存的不确定性、偶然性的迅速增长已是随处可见的事实,因此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无可置疑的“理性”和由“理性”所决定的“自由”发生了空前的动摇。这种动摇已不是像叔本华或尼采那样,企图用非理性取代“理性”,并以此拯救人的存在,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和价值,而是宣称“人类行将消失”,“人的终结”正在到来。<sup>[8](P.34)</sup>较为和缓的说法则认为人已成为“欲望机器”<sup>[8](P.52)</sup>或宣称过去关于人的本质和人类发展的各种“宏大叙事”已完全失去“合法性”,<sup>[8](PP.251-252)</sup>“后现代”是“多元理念的构成和探索”,“异质目的性的无限性的开始”。<sup>[8](P.300)</sup>“确定关系已经死亡,非确定论主宰了一切”。<sup>[8](P.308)</sup>按照上述出自“后现代”思想家的说法,审美与艺术当然不可能再像在西方现代美学中那样,被看做是对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肯定和通向人的自由之路。那么,它究竟成了什么呢?我认为最直截了当、一语中的的说法,是德勒兹和伽塔里的说法:在人成为“欲望机器”的同时,“艺术作品本身就是一台欲望机器”。<sup>[8](P.52)</sup>那和艺术相关的审美,当然也是同“欲望机器”分不开的。

试观察一下西方“后现代”消费社会下存在的审美与艺术,可以证实德勒兹与伽塔里所言不虚。在这个社会里,物的消费与享受、休闲等等,是人从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的重压下摆脱出来的一种手段,是被压抑了的欲望的尽可能充分的释放与满足,并以此作为人在劳动中所受的磨难和人的社会的本质的淡化、萎缩以至